

泛析「真實」義的注疏與「一心二門」論旨的取向

——兩篇專題論文讀後札評（下）

趙汝明

三、關於《大乘起信論》中的心意識說問題

大乘佛教的理論體系，就其發展的脈絡來肯斷，明顯地可以歸結為三大系統：中觀、唯識與如來藏。而備受古今中外佛教學人所關注的《大乘起信論》，它在整個佛教思想的發展歷程上，也明顯地昭彰若干不可或缺的實存價值，該論置於大乘佛教真常唯心系統之中，而給予相當程度上的重視，究其底蘊實屬怎樣呢？此徵問當然會關涉到這些情況：義旨的確立、理念的證成，以及理論的開決等。而該論亦正好提供了甚為明確的依據，致使成為法義流衍的一項綱維。《起信論》的「一心開二門」這項綱維，就其所謂「教證」或「理證」方面來窺探，吾人實在有充分的理由，作出這樣的評決：《起信論》所確立的義旨，以及理論體系的證成，究竟是離不開其「一心二門」的義理綱維之中，因為就這綱維而言，一方面它展現了印度佛學的理論底蘊，另

一方面它也可以融通中國思想傳統中的心性論，而成為中國佛學流脈的一環。職是之故，吾人倒實亦有充分的理由，肯定《起信論》的實存價值，歸究也是離不開其「一心二門」的義理依據之中。（《大乘起信論》心意識說之探析）一文，撰寫的學人陳雁姿女士，也是志蓮淨苑文化部副研究員。該文在相關的論旨上，都有非常明確而穩當的理念，作為具體的指引。首先，著者就很清晰地指出：《起信論》以「一心開二門」來確立其義理系統，不僅展現了印度佛學嚴密的理論特色，同時亦融通中國哲學的心性論。此等見解，無疑是相當確切。關於其具體的意義何在？此中，著者頗有一番綿密的評決，現茲就若干論點，演述如下：

一心所具之二種門各攝一切法，二門並不是截然分隔，而是輾轉不相離，就如牟宗三先生的解釋說：「一心離開二門，然任一門皆可『各總攝一切法』。生滅門是流轉地總攝一切法，真如門是還滅地總攝一切法。但『還滅』是就生滅

門所流轉地起現的一切法，而還滅之，因而總攝之，並不是有另一套法為其所總攝。『心真如』是就『心生滅』而如之，因而成為心真如。心真如即是心生滅法底實相，並不是離開生滅法底空如性，而別有一心真如也。分別說，有二門。就二門不相離而說其各總攝一切法，則是圓融地說。」（頁二〇〇）

「一心開二門」涵有二門不相離義，這種「二而不二」的模式含融染淨，亦即染淨同依，以如來藏自性清淨心為根本，由無明的插入而有阿賴耶識所起的生死有漏法，在流轉界中以真如隨緣不變，遇緣起覺而知返本，由染淨互熏而展示一心之「覺」與「不覺」的相涵關係。「二門」一方面解釋現實生命的淪落，另一方面則提供解脫的超越根據，使生死涅槃皆依繫於一心，而知其根本。（百二〇三）

如是引釋相關的理證，倒實可以就最關鍵的論旨，給予一項甚為切要的理念依據出來。這些理念，亦會開展若干大乘相關的根本宗趣而為超越的取向。這種取向，置於《起信論》「一心二門」的義理綱維之中，到底有何意義可言？此設問也許不難理解的。上文說過，一心所開的二門，涵具如此的特性，即是：二門各

攝一切法，同時亦有輾轉不相離的意味。而所謂「覺」與「不覺」之所以呈現相涵關係，其究竟亦在染淨互薰的交涉上，而作出肯斷。不過，值得關注的是，《起信論》的「二門」（「心真如門」與「心生滅門」）對染淨世界的昭顯，是以「真妄和合識」來開展，而這個識，亦是建立在「生滅不生滅和合的阿賴耶識」的基礎上。依此，說《起信論》的「二門」，對生命的流轉與還滅，有何含義可尋？如是推徵，那就是：離不開「生滅不生滅」或「生滅和合」的超越根據。關於佛教法義中的「無明妄動」這個重要問題，《起信論》給予的判說，明顯地是另有一股取向。這種取向是以「如來藏緣起」作為基調，從而對世間一切萬法，予以真心一念而賅攝於其中。但這個意思，顯然地觸及到「無明妄動」的根本問題。《起信論》對「無明之相」與「心意識的生滅因緣相，都有相當細緻的演述，致使「無明妄動」的衍生緣由有所指涉，此指涉就是在生命的流轉與還滅上，無明妄念之一動，當可以視為重要關鍵。此中，《起信論》所言的三種細相與六類粗相，亦可以視為重要寫照。著者在該文第三節中，就有這樣相當詳盡的解說，茲引如下兩端：

《起信論》中說及由本覺到不覺的過程，是由於無明妄念一動，就出現三細六粗的世間萬法。：《起

《信論》認為「不覺」的生成是由於真如不守自性，忽然起念而心動，由妄念之動而有主客的分立，致使世間染法相繼而起。「不覺」又可分為「根本不覺」與「枝末不覺」。前者是指「無明之體」，所謂「無明」的本質，是迷昧於真心，真心平等一性的根本無知；後者則指「無明之相」，以妄念取相而現垢染境界。《起信論》將「枝末無明」分成九相來論述，依次為：「無明業相」、「能見相」、「境界相」、「智相」、「相續相」、「執取相」、「計名字相」、「起業相」、與「業繫苦相」。九相中前三為「三細相」，後六為「六粗相」，從而出現世間萬法。（頁二〇四至二〇五）

人生之陷落恒只關心於我們所執取的世界，而沉淪其中，不能出離。這四種相其實就是十二緣起中的「愛」、「取」、「有」、「生」、「老死」的過程，也是「無明惑業」之粗相。六種粗相分別說明，現實人生人們執取的各個方面，有對境相、名言、覺受等計度，以及其相互間的影響，此等都是依無明而起的妄識之流。人心的陷落與障蔽不斷地構成生活中的焦慮和困苦，循環不息地產生苦惱的經歷，而難於自拔。（頁二〇九至二一〇）

復次，說心意識與此三細六粗之相有何重要的關係？這個問題，就其整體的論旨而言，實在是它有它相當

明確的脈絡可見。探析這個脈絡的根本動向，從《起信論》所說的三細六粗之相此等意涵，吾人當可以得到相應的理解，而心意識說的昭顯，可謂此中的一大關鍵。《起信論》標舉其一套境相的認識論，究竟與心意識說有何特殊的意義？若對此要相應地得以辨決，這固然會觸及到細緻而謹密的論證，於該文第五節中，就有這樣非常清晰的演述，且看如下數則：

從生滅門的觀點來說，由阿賴耶識開發萬有，是為一切染法的根本。依阿賴耶識而起的三細微細難知，不是一般人所能察覺，六粗則是人們可以認識得到的現象。三細六粗的所依，是依於阿賴耶識的心體而起現，其展露境界的活動可透過心意識來理解。（頁二一〇）

《起信論》提出「境界相」可視為「現識」，涵有境為識相的意味，世界的界域是處於「能見相」與「境界相」此一認識論的格局中，此二相又以「轉識」與「現識」之名來表示其不同存在範疇相，然皆名之為「識」，種種境相在本質上是意識行為所呈顯出來，是不離意識活動而有，並不是一種相對於心的客觀外物：（頁二一一）生滅的阿賴耶識與不生不滅的如來藏心和合統一，也就是「不覺」與「覺」同在，由不覺故

動發而成三界六道的境法，由覺故則萬法歸於寂滅，自心不再受境象所拘執而得解脫。（頁二一三）

《起信論》的心意識理論，雖與唯識宗的「賴耶緣起」以及八識三能變的系統有所差異，但卻與《攝大乘論》的虛妄十一識接近。作為大乘真常心理論體系的一環，《起信論》所揭現的義理架構，從相關的論域來辨決，實在亦有足夠理由提出這樣的判說，即是：《起信論》所說的「心生滅門」，不僅可以就心識的相續活動，而展現生命流轉的究竟依向。此外，亦可以就三細六粗之相的心意結構，剖析出十一識這個作用起來。取決《起信論》與《攝論》的識說作一比照，從而肯斷兩論的理證綱維，是有相互融通之處，這無疑值得加以理解一下。因為這個比照對唯識宗的諸識緣義，以及《起信論》與《攝論》之間的諸識起現，都有重要的意義。此中，當然是概括「從名言熏習所生的諸法」，以及「言說熏習差別」之類問題的辨決。職是之故，可以說《起信論》與《攝論》的識說在究竟的宗趣上，確實能夠找到比照的焦點。有關這方面的解說，著者續在該文第六節中，給予相當精審而深透的引說，這些論點如下：

由於賴耶是包攝一切種子的總體，因此名為「本

識」或「一切種子識」，意指一切存在的根據，不能離開有情的阿賴耶識。十一識是由本識，也就是阿賴耶識所攝持的十一識種子所變現。而十一識各有其獨特作用，故有其差異性。諸識的共通性是分別顯現，由虛妄分別，不知諸法境界唯是自識所現，計無為有，遂有雜染人生。（頁二一六）

《攝論》認為本識攝持著十一識，諸識相互熏習為緣，並起虛妄分別的人生境界；《起信論》的阿賴耶識，則是其後心識相逐而生的基源，並關連到構成惑業苦的不同層面，以說明眾生迷界流轉的因緣。可見，《攝論》十一識與《起信論》的十一識在名義上雖有不同，但立說的意趣頗為相近。（頁二一九）

在「一心開二門」的格局中，二門相依而可相貫，染淨法因雖不可相亂，但「心生萬法」，皆可攝歸於此修道心中所遭遇到的境事，而為此心之修道歷程所貫徹處。由於眾生以真心為依止，本有覺性可作轉迷成悟的超越根據，但「不覺」並不是離開「本覺」真心而有，此心具有自淨其染之性。（頁二二一）

如是引證相關的論據，究實而言，是很有道理

的。抉發所謂「分解的進路」，來宣示生命流轉與世間一切法的實質意義，就瑜伽行派這方面看來，無疑是可以找到根本的意向。「心生滅門」的義蘊，之所以有它實質的作用，依上文的綜合探析，那就是：「心生滅門」的義蘊實與識說的開展有關。《起信論》與《攝論》各自展現的十一識，可以就內在的底蘊而得以會通，從而對生命的迷執與世間萬有的境事，賅置於識說之中來體察，這是一大關節所在。《起信論》所言之「心生滅門」，可以就此發揮其重要的作用。這個意思，在該文一系列的引證中，實在是有所解說了。再說，若試就真常心系與唯識系的心識說來作比照，吾人倒實可以窺見到：兩者都在相關的義旨上，起著會通的作用。而有時賢認為，《起信論》的「一心二門」義理，深具性相圓融的特色，此言自當可以進一步辨決。

四、餘語

（《辯中邊論·辯真實品》略注）、（《大乘起信論》心意識說之探析），這二篇鴻文，筆者得以解讀，誠感欣快，從而亦感到此中旨趣所在。《辯真實品》的義理綱維，究實是指涉到實相的認知，以及修證的內涵這方面，此等認知與內涵，都可以視為一種教下

之理，而有所肯斷的。真實義理的辨決，對於具備正見的學人來說，是相當重要的。瑜伽行派的若干論典如《辯中邊論》，它所昭顯《辯真實品》這個論旨，實在是饒有深義的。大乘佛教「真實」義的開展，自有它基源而為說，至於宗門派系的產生，也是直接推演此發展的緣由。關於《起信論》所言之「一心二門」，其理論特色如何？究實看來，亦可以有它重要的義旨而為說。真諦、法藏二大論師，各自在其著述中，提出了相當周密而翔實的判釋，這些判釋是甚有見地的。現茲援引相關的論典文本所申說的要義，以結束本文的論述。相關的內容如下：

心真如者，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，所謂心性不生不滅。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，若離妄念，則無一切境界之相。是故一切法從本已來，離言說相，離名字相，離心緣相，畢竟平等，無有變易，不可破壞，唯是一心，故名真如。（真諦譯《大乘起信論》刊本）

依如來藏有生滅心者，謂不生滅心因無明風，動作生滅，故說生滅心依不生滅心。然此二心竟無二體。但約二義以說相依也。如不動之水，為風所吹而作動水。動靜雖殊，而水體是一。（法藏《大乘起信論義記》刊本）